



*The Philosophic Studies
of Civil Law*

民法哲学



肖厚国/主编 周清林/副主编

第五辑

财产为何神圣——一种古希腊诗学阐释（肖厚国）

论罗马法中的船东、旅店主及马厩主责任（窦海阳）

论民法中自由意志的诞生（王恒）

冲突法的笛卡尔沉思：第三沉思（张春良）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The Philosophic Studies
of Civil Law*

民法哲学

第五辑

肖厚国/主 编 周清林/副主编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法哲学. 第5辑 / 肖厚国主编.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4.3

(民法哲学丛书)

ISBN 978-7-5118-6216-7

I. ①民… II. ①肖… III. ①民法—法哲学—文集
IV. ①D913.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203号

民法哲学(第五辑)

肖厚国 主编
周清林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刘文科
装帧设计 李 瞻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版本 2014年6月第1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印张 16.5 字数 263千

印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 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6216-7

定价:3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主 办:西南政法大学民法哲学研究中心

编委会成员:赵万一 肖厚国 李雨峰 刘云生 周清林
雷 勇 张春良 范雪飞 黄家镇 孙 鹏
仲崇玉 欧家路 童 彬 谢鸿飞 窦海洋
易 军 彭诚信 朱庆育 朱晓喆 方新军

目 录

· 财产的逻辑 ·

财产为何神圣

——一种古希腊诗学阐释 肖厚国 / 3

格劳秀斯的财产观:发展和限制

..... 斯蒂芬·巴克勒 著 周清林 译 / 21

康德论所有权的依据 汤沛丰 / 37

财产权的价格要素:作为激励的财产法 张淞纶 / 56

· 古代法 ·

论罗马法中的船东、旅店主及马厩主责任 窦海阳 / 81

· 域外法 ·

论长子继承制在法国的衰亡缘由

——对亨利·梅因《古代法》第七章的探讨 熊 孜 / 103

古代法国财产权的制度考源(上) 童 彬 / 115

· 理论探究 ·

论近代民法中自由意志的诞生 王 恒 / 141

· 法谚解析 ·

中世纪的土地、身份及自由

——日耳曼古法谚解读(下) 黄家镇 / 181

· 冲突法 ·

冲突法的笛卡尔式沉思:第三沉思

——外国法的适用如何可能 张春良 / 217

· 学术争鸣 ·

民事权利设定的“能”与“不能” 侯思贤 / 249

稿约 / 258



财产的逻辑

财产为何神圣

——一种古希腊诗学阐释

肖厚国*

在古希腊宗教和神话中,普鲁托斯(Plutus)乃农神德墨忒尔(Demeter)的儿子,被尊为财神。诗人阿里斯托芬将他展露在舞台上,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描写了财神取代宙斯而成为世界统治者的过程。财神成为统治者,终结了宙斯的统治,从此人间的种种不义也随之终结。喜剧《财神》(Plutus)于公元前408年第一次在雅典上演,不清楚诗人写作此剧的最初动机何在,但我们可以合理猜测,公元前408年前后的雅典正处于西西里远征惨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沉重打击的阴影中,阿里斯托芬希望雅典凭借财富摆脱当下的衰落,实现往昔的复兴。^[1]然而,我在本文中并不打算讨论这部戏剧的政治意义,而是想探究诗人阿里斯托芬对财富及人性所做的意义深远的辩护。

我想,完全没有必要解释财神在与人类生活关系上的意义。财神的到临意味着财富,他的在场对于人的生活来说是一种赐福。就如戏剧主人公克瑞米诺斯(Chremylos)所说,对人而言,一切灿烂美好的东西全拜他所赐。阿里斯托芬在喜剧《财神》中戏剧性地再现了财神的真实本性及其对人的活动的决定性影响;诗人的论证围绕着一位雅典公民克瑞米诺斯展开。克瑞米诺斯及其家庭颇有德性但非常贫穷,无情的现实给他留下一种如此印象:财富必

*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

[1] Cf. 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pp. 305 - 306.

然地属于那些无德者,而有德性的人总是贫穷。他因此逐渐相信,不虔敬和不义乃通向家财兴旺的不二法门。^{[2][3]} 这导致了他在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他的儿子是否应放弃正直的生活方式而变得不义? 在这里,我们见证了当时雅典社会流行的观念:不义比正义对人生更有益;^[4] 诸神和命运总是青睐不义者。赫西俄德曾说:“从恶之路平坦易行,为善之路陡峭崎岖。”^[5]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格劳孔(Glaucon)之口传达了一个让人不安的现实:正义的人除了正义外一无所有,甚至连正义的名声也不存在;不义的人则相反,不但享尽人间好处,而且还得到诸神的眷顾。^[6] 这一简单的幸福算术表明,不义比正义有用。

可是,克瑞米诺斯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赤裸裸的非道德主义立场,因此想求问阿波罗神。神谕告诉他,走出神庙后务必要紧跟遇到的第一个人,并且一定要劝他到自己的家。克瑞米诺斯离开神庙后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一个瞎子。阿波罗神谕模棱两可,可作多种解释。家奴卡里昂(Karion)认为,神谕明白无误地建议克瑞米诺斯的儿子应追随当下败坏的风习,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真道德根本就不存在,因而遵行古老的习俗实属愚不可及。卡里昂的说法代表了其时雅典人普遍的生活立场,但克瑞米诺斯拒绝卡里昂对神谕的解释。在他看来,睿智的阿波罗不可能推崇不义行止;克瑞米诺斯相信神谕有更高的含义,而这一含义的揭示仰赖对瞎子身份的解明。^[7]

在卡里昂和克瑞米诺斯威逼利诱下瞎子道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就是财神普鲁托斯(Plutus)。这一揭示满足了克瑞米诺斯的好奇,同时也让他惊讶不已,但凡神圣者都是光辉灿烂的,有如日月,可眼前这位瞎子看上去极其污秽和可怜,根本就不像神。普鲁托斯说,他如今的遭遇是心怀妒忌的宙斯惩罚的结果,因为在年轻时他曾申言要去造访正直和守序者,让善良者繁荣,然而,宙斯嫉妒值得敬重的人,为了防止财神对正直者接近,把财神弄瞎了,让他在黑暗中流浪。^[8] 从此,财神辨不清好人与坏人,他的旅行变得盲目无向。财神眼瞎意味着财富的降临是盲目的,极大地体现为机运,从而消解人类伦

[2]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张竹明、王焕生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8行。

[3] 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p. 283.

[4] 弗里德兰德:“《王制》章句”,张映伟译,载刘小枫主编:《〈王制〉要义》,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5] Hesiod, *Works and Days*, 287-19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6] Plato, *Republic*, 471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7] 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p. 283.

[8]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88~90行。

理努力的意义。

得知瞎子的身份后,克瑞米诺斯决意将其留在家中,并给出了理由:财神希望与正直者为伍,而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9] 对克瑞米诺斯的要求,财神予以回绝。财神不怀疑克瑞米诺斯的正直,但现实经验告诉他,人们变得富有之后,就会毫无节制地干坏事。财神的论断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财富绝对地使人腐化,所有的人潜在地都是坏人而无一例外地会屈从于财富的腐蚀力。所以,他坚信,宙斯通过让他变得盲目,远离正直得体的人们,完全符合正义的利益。^[10] 克瑞米诺斯告诉财神,这种关于人性及财富的看法并不真实,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坏的,而财富也不只是具有一种不良的影响力。

克瑞米诺斯用言辞消除了财神曾抱持的“财富败坏人心”的旧信念。于是,财神向克瑞米诺斯许诺,倘使他能重见光明,他会避开坏人,去找寻得体的人。但不要忘记,财神曾希望与好人为伍,但遭受宇宙统治者宙斯的阻挠,因此要恢复财神的视力,实现与“义人在一起”的愿望,就必须首先克服摆在财神面前的障碍——宙斯,推翻后者的统治。对此,财神没有信心,他非常害怕宙斯。克瑞米诺斯对天发誓,并向财神证明,他的“力量超过了宙斯”。^[11] 财神是诸神中最强大的神,这是诗人颇具革命性的一个神学创新,他透过克瑞米诺斯之口从诸方面论证了这一大胆的命题。克瑞米诺斯问了一个问题:宙斯凭什么实施宇宙统治? 答案是财富。这一答案或许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更超乎想象的是,宙斯的财富竟然来自人类,源于人类的献祭。人类向诸神献祭不是出于任何别的目的,而是求财,但求财的一切活动在任何意义上都与财神紧密相关,财神“控制着财富”,并可借此控制宙斯的“政治食粮”。这一揭示让财神倍感惊讶。

财富是宙斯统治的基础,这是关于财富的政治意义的形而上学宣示。诗人阿里斯托芬要我们记住,既然神的统治仰仗财富,那么人的统治也不可能例外。没有财富,政治统治缺乏营养之源,就会枯萎。倘使政治生活真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乃追求“共同善”,那么财富就是神圣的,因为它与“善”这一宇宙中就地位和尊严而言最高的事物联系在一起。^[12] 这无疑是说,以财富为基础的政治并不总是坏的,而那一政治自梭伦时代以来就一

[9]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104~106行。

[10] 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p. 286.

[11]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128~129行。

[12] Plato, *Republic*, 508bc.

直存在于雅典城邦。卡里昂说:“我就是因为一小块银子成了奴隶。”^[13]这一揭示直接触及古典时代雅典民主制的基础。恰如古典史学家摩西·芬利所说,古典时代的希腊历史存在一条终极悖论,一双同时紧握自由和奴隶制的手,它就是不断前行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典民主制。^[14]克瑞米诺斯对财富的论证并不仅仅止于政治层面。事实上,财富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唯一原因。人对一切其他东西都有餍足的时候,唯有对钱财永不满足。^[15]人世生活中一切事物,好的和坏的,无不与财富联系在一起。所有的政治安排(诸如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军队、奴隶制)和一切人类技艺、变童关系、交易、城邦间的结盟、战争与和平、文化及名誉、勇敢和进取心,甚至恋爱都受制于财富的力量,并为其推动。

财神过去从未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现在终于明白了自身的力量,并放弃了数世纪以来一直抱持的对财富及宙斯所作所为的认信:财富腐蚀人心,宙斯让他远离正直有序的人们是正义的,但他仍然害怕宙斯,对自己的实力心存疑虑。克瑞米诺斯向财神保证,如果财神坚持不懈,他可以帮助后者恢复视力。然而,在财神看来,这件事超出了凡人的界限,因此,他对克瑞米诺斯的许诺表示怀疑。克瑞米诺斯提到了阿波罗神谕,说那是阿波罗的预言。^[16]财神重见光明虽然有违宙斯的意愿而成为一项颠覆性的人类计划,且面临着重大阻挠和危险,但阿波罗予以支持。更何况,“我们”还拥有许多“正直且没有面包的人”。那大意是说,在宙斯的旧秩序下,德性与世俗成就之间的裂隙是如此显著,以至于不义导致了正直者的贫穷,并且这等人是大量的。大量正直而贫穷的人的存在本身便无声地抗议着宙斯的不义统治,且说明宙斯统治造成的不义后果是普遍的。那许多正义的穷人都都是反抗旧秩序(宙斯统治)的人类盟友。

克瑞米诺斯吩咐卡里昂去召集在田野里劳作的农民朋友,让他们来分享财神的财富。不一会儿,卡里昂来到了正在田间耕耘的老农们面前,并急切地向他们说明了来意:主人克瑞米诺斯让他给他们捎来令人鼓舞的消息: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从此以后活着不再忍受饥寒。^[17]这群老农根本不信卡里

[13]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147~148行。

[14] Cf. M. I. Finley, *The Ancient Greeks*, Penguin Books, 1963, p. 46.

[15] 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p. 286.

[16]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218~223行。

[17]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262~263行。

昂的话,但还是“像追逐逃亡的奴隶那样”上气不接下气地跟着卡里昂往回赶。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克瑞米诺斯的家门口。卡里昂告诉他们,主人克瑞米诺斯把财神带回了家,他们马上就要摆脱艰辛和穷匮,而成为富人。有片刻功夫,这群老人疑心这消息是否真实。就在此时,克瑞米诺斯来到大门口,用新的方式问候农民朋友,期待他的农民朋友们与他一道来保卫财神,共同对抗宙斯的暴怒。^[18] 这群老农组成了歌队,他们称自己是战神。显然,这群老农还不知道财神的敌人是谁,但已是同仇敌忾了,摆出一副战斗的姿态,似乎战斗一触即发。

然而,布勒普西得摩斯(Blepsidemus)的匆匆赶来让戏剧情节起了变化,从而也让保卫财神、对抗宙斯的行动进程发生逆转。布勒普西得摩斯让赫拉克勒斯作证,他听到有许多传说,克瑞米诺斯突然成了富人;更让他吃惊的是,富裕起来的克瑞米诺斯正在呼朋唤友。他怀疑,克瑞米诺斯干了劫财的勾当,从神庙偷了金银。克瑞米诺斯愈是发誓诅咒地抗议,布勒普西得摩斯就愈是确信自己的猜测。^[19] 在这里,我们再次经历了那个流行的看法:所有人都是坏人,人人都会屈从于金钱利益。布勒普西得摩斯肯定,一向正直的克瑞米诺斯因利益变坏、变得不诚实了,而克瑞米诺斯也随即猜疑,布勒普西得摩斯正急于分享不义之财。克瑞米诺斯的猜测并非没有理由。布勒普西得摩斯的确公然表示,只要他能分享好处,愿意使点小钱堵住政客们和潜在的指控者的嘴。当克瑞米诺斯说他希望让所有正直有序的人富起来的时候,布勒普西得摩斯确信他劫财的数量是巨大的。克瑞米诺斯好不容易有机会告诉布勒普西得摩斯,事情并非如他猜想的那样;真实的情况是他把财神迎进了自己的家中。为了强化自己言辞的真实性,克瑞米诺斯让众神作证,并表示为了让财神帮助大家实现发家致富的目的,还有众多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其中首要的任务是要让财神重见光明。^[20] 但一个问题是,如何帮助财神恢复视力?在古典时代的雅典,从医乃靠政府薪酬养活的一种公职;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政府财政紧缩,停止了这一做法,这使雅典的医生们纷纷到国外谋生计。所以,雅典城里没有医生。

克瑞米诺斯建议遵循古老的做法,把财神放进医神阿斯克列庇俄斯(Asclepius)的庙里。布勒普西得摩斯赞同这种做法。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

[18] 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pp. 288 ~ 289.

[19]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335~360行。

[20]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370~403行。

算顺利,似乎财神马上就会重见光明,正义得体的人旋即会富起来。财富与德性携手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如今快要成为现实。这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新希望。克瑞米诺斯、布勒普西得摩斯及其所有的得体守法的穷朋友们正急切地展望着那种全新的生活前景。似乎人类的普遍幸福近在咫尺。不过,还是抑制一下我们的急切心情吧。你马上就会明白,事情还远不是我们希望的那么顺利。

二

前面提到,宙斯为了让财神远离正义得体的人,弄瞎了财神的眼睛。这样,财神好坏难辨。结果是,他很难造访值得敬重的人,就如布勒普西得摩斯评价的,“难怪他(财神)从不曾来到我身边”。正义的人贫穷是嫉妒的宙斯统治的结果。这样,对于那些正义的人们来说,唯一的希望便在于推翻宙斯统治,恢复财神的视力。恢复财神的视力就必须反抗宙斯的意志,是对既定秩序的颠覆。这是正义者的谋反,而宙斯无疑会百般阻挠,甚至用“霹雳”无情镇压正义者恢复财神视力的行动。在戏剧进程中,我们并未见到宙斯如何采取镇压行动,但见到了财神的手穷神佩尼亚(Penia)。穷神一出场,便破着个嗓子指责正义者们在运营不法勾当,说“从前没有神和人敢做的事,你们居然有胆干”,并威胁要灭了他们。克瑞米诺斯和布勒普西得摩斯虽然一直受穷,但从未见过说话者——穷神。布勒普西得摩斯说,穷神的样子让自己想起了悲剧中的复仇女神,“相貌有些疯狂且颇具悲剧味儿”。在克瑞米诺斯看来,这位让人厌恶的女人如此大叫大嚷,就像恶狠狠的泼妇,一定是遭受了可怕的侵犯和凌辱。没有理由假定她是宙斯派来的,但她的行为肯定代表了宙斯;财神的现实遭际本身就构成对宙斯统治秩序的指控,穷神则为宙斯辩护。^[21] 穷神并未提及宙斯,她一个劲儿地指责克瑞米诺斯干了天底下最可怕的事情:她在雅典与他们同住了这么多年,他们竟然要把自己逐出这座城市。因此,穷神认为自己遭受了莫大委屈。

穷神告诉克瑞米诺斯,“他们恢复财神的视力”的努力是对她的侵犯。可是,克瑞米诺斯实在不明白,“恢复财神视力,为人类谋取普遍幸福”怎么就冒犯了她。阻挡人类的幸福事业就是与人类为敌,为此,人类把他或她视为仇敌,是正当的。穷神争辩说,人类一直蒙受她的恩惠,声称自己是人类生

[21] 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p. 291.

活中一切好东西的唯一原因。^[22] 没有她,人生就不值得过活。人自古以来便仰仗她生活,所以,恢复财神视力使人变得富有乃完全错误的。为了证明该命题,穷神愿与克瑞米诺斯来一场论辩。歌队鼓励克瑞米诺斯在辩论中击败穷神。克瑞米诺斯为财神辩,也就是为财富辩,从而阐明自己帮助财神恢复视力的正当性。因此,他与穷神之间的论辩乃关乎财富与贫穷之争,其要旨是:财富与贫穷,谁更能促进德性,或更有益于人类生活?

在戏剧的开场,克瑞米诺斯就已经论证了财富的力量,说它是一切善恶行径的唯一缘由。克瑞米诺斯在这里重申了这一论点,并通过强调“财神与好人为伴”符合正义法则来强化它。财神恢复视力后,就会恒与好人为伴,远离坏人和不虔敬者。财神远离或逃避谁,谁就会贫穷。这是对不义之人及其行为的一种惩罚。于是,财神重见光明而让正义的行为获得回报,就会在人间建立一种惩奖机制。这种机制不仅能够激励正义者,使他们保持正义,而且还会鞭挞邪恶者,让他们意识到,要摆脱匮乏和饥寒就必须正义地行事。这无非是说,正义或德性生财;德性是幸福的先决条件。阿里斯托芬以这种方式论证了人类生活的道德主义远景。这样,财神的论点既吸引值得敬重的人,也对不义者充满无穷魅力。结果是,人人会变得善良和敬神。

克瑞米诺斯不仅从正面论证了财神及其统治的意义,而且还从反面论证穷神的阻挠行动是非正义的。财神眼瞎可能使他的行为偏离正道,从而与坏人为伍;坏人和不敬神的人家财兴旺不符合正义法则。克瑞米诺斯坚持,人类憧憬的幸福只能由财神带来,而这仰赖财产重见光明。穷神似乎并不质疑克瑞米诺斯的前提:正义的人应该富裕,不义的人应该不幸。^[23] 穷神开口就声称,克瑞米诺斯等人正在做一件愚蠢的事情;财神重见光明对人来说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赐福,而是幸福幻觉。道理很简单,如果财神恢复视力,如果一切人都成了富人,就没有人会追求知识和发展技艺。技艺和知识的消失会导致农艺、手工艺、制造、宏伟的宫殿和城墙以及其他一切人类分工和行业消失,大地荒芜。人类技艺产品消失,人类历史就会成为一片空白,这无疑会在另一种意义上使人变得穷匮。这让我们想起人类的黄金时代。赫西俄德在《劳作与时日》中讲述了人类五代史,其中黄金时代的人类生活没有穷苦和忧虑,大地自发丰饶。这个世界的典型特征是不存在人类创造性活动,包括

[22]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467~469行。

[23] Leo Strauss,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p. 293.

生殖与劳作。^[24]不清楚,黄金种族的人类如何消失的,但柏拉图的《政治家篇》似乎给出了答案。在这篇对话里,柏拉图于宇宙运行的神话中提到了克洛诺斯时代,这个时代就如赫西俄德的黄金时代一样,自足且完美,人与动物为丰裕慷慨的大地之母养育,都从大地自发产生出来,人既无劳作之苦,也无生育之痛。性、家庭、劳作、技艺及政治均不必要。^[25]奇怪的是,所有生物包括人到了一定阶段都停止变老,而人能与动物交谈,^[26]且在身心两方面逐渐返老还童,紧接着从地球上消失。^[27]显然,在这样的世界中,人无所作为,也无需作为。于是,人的能力得不到锻炼,知识和经验得不到积累,语言得不到发展(人说着动物的语言与动物交流),没有政治和哲学。^[28]人的生命慢慢枯萎、退化,变得与动物一样。

关于人及其生活,《政治家篇》阐明了一个真理:人躺在自然上生活,就会被环境所湮没。人的希望在于技艺,而这源于穷匮。在《神谱》和《劳作与时日》里,赫西俄德象征性地把它诠释为人类黄金时代的丧失。人丧失黄金时代,变得匮乏,因此,不得不劳作和发展技艺。它开启了人类自身的历史和存在方式,这一存在方式以潘多拉的到来为标志。^[29]潘多拉的到临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开始。^[30]所以,穷神的论点是对古希腊诗人人类起源学的重申,是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对神话诗人关于技艺的人类性质的进一步阐释和反思。这一论证表明,人类的主要资源是技艺和知识,技艺和知识代表着人与动物的差异性,以及人仅仅凭靠自身的资源生存和繁荣的能力。^[31]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穷神警告克瑞米诺斯,他们正在做一件愚蠢之极的事情。^[32]克瑞米诺斯反驳说,“那一切”可由奴隶来承担,而且还可用“银子”购买。然而,穷神提醒克瑞米诺斯,既然所有人都变得富有了,就没有人会成为奴隶,也没有人会生产,但凡一切令人愉悦之物都不复存在。

于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人类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无不来之于技艺,正

[24] Hesiod, *Works and Days*, 108 - 122.

[25] Plato, *Statesman*, 271e - 272b,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26] Plato, *Statesman*, 272c.

[27] Plato, *Statesman*, 270e.

[28] [美]罗森著:《诗与哲学之争》,张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62~81页。

[29] Hesiod, *Theogony*, 560 - 610; *Works and Days*, 70 - 89.

[30] 参见泽特兰:“女人的起源与最初的女人:赫西俄德的潘多拉”,载《赫西俄德:神话之艺》,吴雅凌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31] David Roochnik, *Of Art and Wisdom: Plato's Understanding of Techne*, Penn State Press, 1996, p. 41.

[32]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463行。

是穷匮(穷神)迫使人类发展它。出于贫穷,人们节俭度日,用心劳作。用现代人的话来说,贫穷是一种财富:她使人珍惜机会,努力向上。对此,克瑞米诺斯无法辩驳。穷神从物质生活的改善上驳斥了克瑞米诺斯的所作所为,并为自己的存在价值辩护。现在,她要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论点,证明她比财神更能使人在心身两方面变得更好。^[33] 穷神声称,健美的身体源于劳作的锻炼,并造就勇敢的品质。所以,她使人像马蜂,成为城邦的优秀战士。古希腊人赞同身体训练对心灵的意义,它强化人的血气(*thymos*);血气否定人的脆弱,使人坚强,傲然挺立,这是城邦卫士必备的品质。荷马与苏格拉底都看到了血气的坚硬倾向。荷马不厌其烦地描写贵族阶层的体育竞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更是阐释了血气对城邦的作用,并由此倡导体育训练。^[34] 但无论荷马还是柏拉图,他们都区分了体育训练与出于必然性的劳作,后者与苦役和烦恼,从而与身体的扭曲变形联系在一起。色诺芬也曾以一位贵族阶层的骄傲直接坦率地评价道,迫于生计的劳动为文明社会所不齿,我们不仅从中看到了肉体的衰竭,更看到了灵魂的枯萎。^[35] 穷神关于劳动强化人的体魄并锻造勇敢美德的论证,克瑞米诺斯未予反驳。

穷神谴责,财富腐蚀人心,怂恿人骄纵,把人养成坏人,而她教人谦逊得体。^[36] 用哲学的语言讲就是,财富是灵魂的恶疾。穷神援引雅典政治生活的现实,指出城邦的政客们在破落的时候,对城邦和人民很诚实,但当他们富有之后,就成了人民的敌人。克瑞米诺斯认同穷神的此种指责,但他说后者颠倒了事物的因果关系:那些政客们在贫穷的时候就盗取了不义之财,而已然成了城邦的敌人。因此,穷神关于雅典政客们的论证对争论没有决定意义。同时,克瑞米诺斯提醒穷神,有些罪行,穷人比富人更容易犯。这让我们想起布勒普西得摩斯对贫穷的克瑞米诺斯干了不法勾当的质疑。

穷神竭力论证的实质在于说明,穷比富好。果真如此,那为什么人们千方百计地逃避她。按照穷神的说法,这个事实说明人们未能恰切地理解她存在的意义。她用小孩与父亲的关系予以类比。父亲训导小孩而让他们经受心身之苦乃出于小孩的利益,可小孩出于无知便逃避它,并恨自己的父亲。^[37]

[33]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558行。

[34] Plato, *Republic*, 410a-410e.

[35] Xenophon, *Oeconomicus*, iv. 2,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36]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558行。

[37]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财神》,第576~578行。